北輿要選 全

退庵秘藏

子孫傳守

用庠謹書

序

我韓疆域東西南三面限於海而北連大陸以高句麗渤海舊疆言之自遼東至松花江北皆其版圖之內今雖不能盡提舊疆而土門江南北爲韓淸交界之限故定界碑在分水嶺上卽康熙壬辰所立今淸人越佔土門以南者不惟違背公法亦非恪守舊章之義也在我韓則白頭山爲一國諸山之祖而惟我

聖祖肇基鴻業詩所謂太王荒之文王康之者實在于是則岐豐之地其可委之耶我民之聚居北墾島者其尊君

親上之心發於自然日夜南望曰吾

皇其撫我乎則其民又可棄耶此北輿要選之所以作也
歲戊戌余視事內部北民吳三甲等以疆界未勘人民漏
籍事上言特蒙 批旨令政府稟處己亥春更籲內部故
令觀察使查界以報一與民辭相符至壬寅島中士韓台
教慨然欲濟其事送池用洙張鳳翰金炳燮等申其前請
久而益切京師人鄭昌錫亦義之而先後之於是自內部
奏派李範允爲視察使暨李秉純李昇鎬爲委員往查其
地撫綏其民三君亦不憚艱險殫竭對揚民皆懽忻入版
籍者凡二萬七千四百餘戶男女十餘萬口嗚呼民之愛
戴朝廷如此而朝廷不庇宇其民可乎視察君以爲疆界

一日未勘則吾民無一日之安欲採古蹟纂成地誌以資公證之攷據而金處士魯奎隱居慶源蘊德行抱經濟久已留心於疆界之事又感視察君之苦心裒輯古今文字之鑿鑿有據者間附按說以辨之令門人吳在英謄寫一本曰北輿要選視察君爲之鋟梓俾廣其傳謂余知其顚末問序於余余惟墾島之事以其標界則石不磨矣以其居民則版籍自在矣重之以是書之質諸世界公眼則鄆汶之還也其亦有日也夫是爲序

光武七年癸卯仲夏上澣從一品崇祿大夫前任議政府贊政內部大臣奎章閣學士完山李乾夏謹識

序

自遼東至黑龍江皆朝鮮高句麗渤海之舊疆三國相承撫有其地者數千年自大氏之不祀而被契丹遼金之割據以檀箕之遺民淪爲女眞之部落豈非我韓無窮之恨哉高麗之界限於先春嶺則其威靈猶有及於江北之地者矣惟我

聖祖發祥于北若斡東奚關南京金塘

德陵　安陵舊基皆在江北艮島之地則國家重其土恤其民當視周之岐漆漢之豐沛而置諸荒服之外者爲幾百年疆域之臣安得以辭其責哉況艮

島在土門以南爲定界碑限內之區乎蓋穆克登立石分水嶺上以水之源委分國之界限記曰西爲鴨綠東爲土門則土門下流爲松花江入海以東者亦我界限之內于時兩國查邊之臣會審確定申明政府奠安人民以爲永久固圉之圖可也我則以邊釁爲慮而空其地淸反謂其國疆而佔之終至割與俄人千餘里之地韓固失之淸亦何利乎且穆克登之請我定界也我之巡按以下稱疾不會只土校數人進退惟謹凋狹惟命是雖失之而不知所以失之者尙何言哉今淸人欲轄土門以南者亦豈當日定界

之意哉我
皇上壬午經畧使始有探界之事乙酉有勘界使之
審卞丁酉有觀察使之察界戊戌自內部因北民之
籲有查界之擧前後文字畧無異同而何遲疑未定
欲等棄我疆我民乎此李君範允所以誓心發憤不
避艱險於管理之責者而金處士魯奎爲之輯之論
之有北輿要選之述者也李君欲梓行其書以爲世
界之證案而若韓台敎吳在英張鳳翰曹恒植諸君
皆間關數千里旅食三數年或身任其勞或義捐其
貲以就之亦皆可嘉也諸君謂余亦有熱心於此者

故要余一言以弁其卷余惟諸君之心卽艮島數十萬生靈之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瞻彼龍堂實是肇基我

聖祖陟降在天之靈其默佑我民使之反本也必矣詩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實今日臣民之祝也

光武八年季春下浣從一品崇政大夫議政府贊政農商工部大臣兼表勳院議定官勳三等金嘉鎭謹序

序

我韓山川皆祖宗白頭而豆滿之北土門之南有北艮島
島之幹東奚關南京三處實維我
聖祖發祥之地粵在
肅廟壬辰清廷遣烏喇總管穆克登勘定邊界我亦遣接
伴使朴權以訂定之立石分水嶺上刻曰西爲鴨綠東爲
土門又築土墩及石堆爲標者延至九十餘里蓋以此爲
銅柱者也職是言之艮島卽我岐漆豐沛之鄉而以荒
裔視之可乎康熙時之定界也固以土門以南屬之於我
則今豈蔑公法而背先憲侵佔我疆哉是蓋兩國勘界之

未講故爾往在壬寅夏余遊遼西覽其山川採其史誌則湯河南鴨綠北舊爲我地明矣癸卯春又入艮島與吳君在英環行全島南溯豆滿北至先春西登白頭東臨海港我民之居島中者爲七八萬戸林木之間烟火相望乃淸人之侵索脅勒日甚一日眞有觸目愁慘者矣於是北民上言于　朝再籲于內部則派遣視察使李範允往轄島民盡心撫綏以効對揚之責一日示余以北輿要選一卷乃鶴陰金處士蒐輯往牒間附按說以副李君賢勞之至意者也李君欲其梓行于世以爲壃界之證案而鳩得若干醵金送入京師荏苒一年力盡而書未就曹君恒植疎

財好義之士特捐千金謀諸吳君在英校而印之吳君以
鶴陰高足嘗執筆於謄書之日而今復周旋於剞劂之役
可謂克終其始者矣嗚呼是書之出也足以照萬國之公
眼破百年之疑案則龜陰之地豈無還魯之日乎余亦疲
盡脚力於此土之區域費盡心算於此事之顚末者故忘
其陋而書之如此云爾
光武八年暮春白山樵夫柳完茂謹書

嗚呼是書之出豈偶然哉吾師鶴陰金先生有感於
管理使李公範允盡心墾島事務爲之編纂而自白
頭古蹟至近日查察公文罔不蒐羅極其綜核在英
與龍堂崔君基憲侍先生服操管之役者亦四閱月
矣癸卯仲夏李公謀諸李昇鎬李恒燮諸君鳩得義
捐之資送于　華轂之下冀其印出多本公布天下
其意遠矣奈其原本轉入他手遽化烏有無望入梓
吁可歎也在英踵至京師甚慷慨然致書于李公者
屢矣鍾山居曹君恒植激發公憤捐出千金間關跋
涉偕柳君白樵入洛請余訖工噫諸君子之用心豈

不足以感動天人將復我國疆庇我人民哉是書之

終始亦若有待於在英者竊有感焉畧識其顚末云

光武八年甲辰春三月穀旦金塘吳在英謹書

北輿要選目錄

上編

下編

查界公文攷

右北輿要選目錄也古今天下輿地之有圖有記廣矣自天下而觀吾東則四海之一隅由大東而按北局則亦八域之一邊天限未定江山錯認人文未著史誌散逸此地方輿之攷莫或整頓本其初而論之先春嶺南皆屬我疆而要不越乎白頭一山也噫中州之泰山陽爲魯陰爲齊而今白山左右韓淸分界韓先肇基於豆滿之北淸亦發跡於松花之北惟土門一派流中不偏至於望祀殆同齊魯之泰山先輩有言白頭山北趨窮髮上絕

天漢其大甲乙乎中州之五嶽然則五嶽之東泰山主內白山主外名著天下久矣恭惟我
大皇帝光武六年壬寅夏因內部大臣李乾夏請咸北墾島編籍之奏 命視察使臣李範允曰汝往哉臣範允與委員李秉純李昇鎬仗節查邊撫諭白山下北墾寓民二萬七千四百餘戶男女十餘萬口復編韓籍夫版籍既舉輿圖可徵何泰山之有誌而獨闕於白山也述在職方氏所掌姑徐俟之顧今列强闢地殖民之會雖遊覽坐談方務地理之學惟北墾邊 國朝固有之疆我民日蕃清挾虎

視之舊威因循越占土門爭界餘二十年矣抑辦
曲情辭不掩理尙欺天下之耳目是皆由北輿古
據之未廣於寰宇也暇採北躓歷選疆界往事之
要分編上下每有攷輒附按辦以便查閱其日凡
八總名之曰北輿要選嗚呼春秋之世魯以弱國
事齊勢也齊以侵地還魯義也我韓發祥在此
蘧儘非龜陰汶陽之比而彼凌我弱尙不肯還豈
兩鄰交好之公法耶竊有望於天下輿地之博識
云

北輿要選上

金塘吳在英校正
鍾山曹恒植義捐

白頭古蹟攷

東國文獻備考曰白頭山在茂山府西三百五十里一統志云在故會寧府南六十里橫亘千里高二百里上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爲鴨綠江北流爲混同江東流爲阿也苦河

肅宗三十八年烏喇總管穆克登來白頭山定界我國遣接伴使朴權咸鏡監司李善溥遇克登於三水之蓮困克

登與譯官金應瀗金慶門同上看審坐汲水間謂慶門曰此可名分水嶺遂勒石爲記

海左地圖說曰白頭山首起西北直下大荒至此陡立其高不知幾千萬仞山巓有池如人顋穴周可二三十里水色黝黑不測四月氷雪委積望之漠漠一銀海也山形在遠若覆白甕及登巓四圍微凸中窪如仰甕口向上外白內赤四壁側立若糊丹埴坼其北數尺水溢出爲瀑卽黑龍江源也從岡脊而下三四里始得鴨綠之源

清儒吳兆騫長白山賦曰混同之本鴨綠之源砑爲神

池以宅乎其間自註云池在山之極頂縱餘五里橫八里北流至松花烏拉入黑龍爲混同江南流至朝鮮爲鴨綠江又曰羣流既渫四派乃馳自註云四月間池水及石罅凍泉先開其出之水凡四派穿白石崖而下掛流百丈聲若驚雷出乎松花之陬注乎烏龍之外四派之水至尼雅穆尼雅庫滙爲一流以入於松花烏拉又曰畢山經以撰異莫茲嶽之靈長自註云本傳其上有仙靈往來擅射麋鹿者即雲霧迷徑○光騫江蘇人順治間謫戍寧古塔康熙初作長白山賦詳見吉林通誌

按白頭山山海經所謂不咸山唐史所稱長白山也蓋崑崙一枝行大漠之南東爲醫巫閭山自此大斷爲遼東之野渡野起爲白頭山即我國山脉之首也

成宗庚子倣大明一統志例命史臣撰輿地勝覽具載本

國地理是時關北茂山尙未設焉因誌白頭於會寧山川條曰在府西七八日程若一統志之會寧府指金人所設上京之地不可錯與我國會寧看也山上之潭周三說不同後考可明古人圖誌多隨所聞故潭之溢者流於三方然據今諸見則獨北溢之流爲松花眞源而至於黑龍混同也鴨綠之源從是潭近南岡春而出其曰東流之阿也苦河亦必指大潭相近之水也今不可詳然記昔壬辰定界穆克登坐汊(字彙曰水岐流)水間旣分東西而歧流於西曰鴨綠歧流於東曰土門則大明所誌阿也苦河抑非此江歟天下地理家若詳其坐汊名嶺

之義孰不曰碑記土門必分水嶺岐流之之一也

英祖朝寶鑑曰丁亥秋七月左議政韓翼謩言白頭山乃是我國之祖宗山而北道又爲國朝發祥之地北嶽祀秩今宜移設於白頭山也　上下詢大臣奉朝賀俞拓基曰我國諸山皆發脉於白頭山而山之傍近又是列聖發祥之地立國近四百年尚未崇祀恐是闕典白山之祀臣無容別議　上從之命咸鏡道臣擇地於甲山府八十里雲寵堡北望德坪建閣望祀於白頭山

附白頭山下發祥古蹟

自白頭山潭外向南越壑土門踰嶺長山溝壑嶺百餘里之地

始發豆滿江本源合紅土山水紅湍水而漸大至茂山三下面北受兀口江南受西豆水經茂邑過會寧至鍾城之童巾（今潼關境）以上古稱魚潤江或曰於伊後江又與分界江會而以下古稱豆滿江也自此沿穩城至美錢東受三汗江至慶源之東林琿春江自東而入南下十里許五龍川從西而入至慶興鹿屯島分派五里許入海（源流詳見輿地勝覽北關誌及江邊各邑誌）今茂山以下通稱豆滿江（見金起泓寬谷野乘）東林城有祠宇三間自 朝廷歲送香幣祭豆滿江神而土人稱以龍堂（見南文忠公九萬龍堂圖記） 國家擬此江於周之沮漆自土（詳見龍飛御天歌及關北賓興錄）故

世宗朝癸丑下敎曰豆滿江天造設

太祖始置慶源府于孔州

太宗移府治于蘇多老皆所以重肇基之地也詳見國朝寶鑑及北關誌○以上豆滿本蹟

穆祖入仕元朝爲南京五千戶所達魯花赤見璿源紀略及定陵舊碑文○續綱目曰蒙古初置達魯花赤監治郡縣達魯花赤猶華言掌印官也南京古城在鍾城之豆滿江北李文忠公端夏北關誌鍾城古跡曰自潼關堡度豆滿江經書青浦渡舍春川自有古城號南京其西北又有山城○以上南京古蹟

穆祖舊基在慶源府龍堂上四圍皆山周可三里許沿江一枝石确成城眞有萬夫莫開之勢鑿石開逕古稱東門城內有三井泉脉湧出合成小溪而

東注于江域後主峯極峻高登臨眼界考諸龍堂記所載尤有奇壯者云 基後一峭峰乃石

礀行盡頭而峰頂有老松一株 枝柯盤屈鱗甲奇古與凡松有異 俗傳

聖祖手栽而

太祖與佟豆蘭較射時亦嘗掛弓於此云 詳見北道殿誌

太宗元年命都巡察使姜思德築東林城 石築周五千八百十一尺內有

大井其深莫測 穆祖居于此中移於斡東故 太宗爲之築城也○見東國輿地勝覽慶源古亦及北關誌

龍堂圖記 礀上女堞今皆頹廢 見北道陵殿誌 井堙水淺 寬谷野乘云但井面

甃石周二十餘把露出地上 井上有古基礎砌瓦礫猶存 見龍堂圖記及寬谷

野乘 又有馳馬臺於西南山腰 見韓汝斗睡軒集○以上東林古蹟

穆祖居斡東地東北之人咸歸心焉 王業之興自此始

見龍飛御天歌及祖鑑斡東在慶興撫夷堡之豆滿江東邊大野無際奇峰峭聳中有八池相連五色蓮花並發第三池

金塘村卽

穆祖舊基也詳見北道陵殿誌及南文忠公撫夷圖記鄭經山元容歧豐歌謠初

孝恭王后聿來胥宇而

翼祖隨焉由東林至此龍飛御天歌曰今我始祖慶興是宅慶興是宅肇基鴻業○宗廟樂章曰於皇聖穆建牙于朔爰篤其慶肇我王跡前後居北二十年高麗高宗甲寅歸元元宗甲戌還德陵安陵初在斡東地定陵舊碣陰記曰千戶公墓在斡東倉○北道陵殿誌曰安陵卽時錢山來脉入池之南○朴必珍慶興誌云府北十五里豆滿江西岸有軍堡地後峴正與陵址相望俗稱朝對峯至今指點其處云詳見陵殿誌○以上斡東古蹟

穆祖在斡東每至諸千戶所彼必宰牛馬饗宴累日諸千戶至斡東

穆祖亦如之（見龍飛御天歌）諸千戶所即慶源之豆滿江東邊奚關城等地（輿地勝覽慶源古跡曰自鎭北堡渡豆滿江太野中有土城名縣城城內有六井○北關誌曰按龍飛御天歌奚關城東距訓春江七里西距豆滿江五里疑是也）

翼祖承襲五千戶威德漸盛諸千戶手下人皆歸心諸千戶忌而謀害之約獵北地而過期不來

翼祖親往奚關城道遇一老嫗首戴手椀而過渴欲飲之嫗洗椀盛水而進仍曰此地之人實因請兵而去 公仁人也雖吾小人不敢不愛惜

翼祖急馳還悉家衆載舟順豆滿江而下期會赤島獨與孫妃走馬出峴遙望斡東賊騎蔽野奔至赤島之對岸無船先鋒幾及之水忽退而渡詳見龍飛御天歌 御製赤島碑文及北道陵殿誌○以上奚關古蹟

翼祖舊基在慶興府赤島中島周十餘里四面巖石皆赤故名之曰赤島島之南岸稍寬敞有陶穴遺址十三處詳見御製碑文及北道陵殿誌島東二十里有西水羅堡豆滿江入海處俗傳

翼祖入島時率彼澥而走白馬故因以名之見陵殿誌

正祖丁未命竪碑于赤島遺墟御製碑文銘曰蕞爾一區

基我萬祺 以上赤島古蹟

度祖承襲爲千戶在北邊居望德山下 詳見 御製碑文及北道 陵殿誌

舊基即慶興之豆滿江西岸 李翰林藏書云望德亭在慶興府客舍傍○岐豐歌謠詩云望德峯名今爲慶興客舍 慶源府旣移會叱家之後別置孔城縣于此尋以 肇基之地陞爲郡改稱慶興又命名咸興歸州洞古宅曰慶興殿 詳見輿地勝覽及北道陵殿誌○以上望德古蹟

度祖夢有白龍告救明日持弓矢往侯池邊果有兩龍相戰雲霧晦冥莫辨主客竟不發而歸其夜白龍又見于夢曰白爲我黑爲客夢覺更往其處發一矢以射黑龍斃血淋漓渾池皆赤故曰赤池亦曰射龍淵在望德山

十里許周十餘里北連豆滿江池南五里許有屈伸浦中箭之龍屈伸而走故名後夜白龍來謝曰公之大慶將在子孫（詳見龍飛御天歌 御製碑文及北道陵殿誌北關誌寬谷野乘）

桓祖以雙城千戶還仕高麗（恭愍王乙未）收復東北舊疆進爲朔方道兵馬使鎭守之（詳見陵殿誌）肇基之跡於是益廣及

懿

太祖代領親兵（祖鑑曰親兵二千人）平辛壬癸三亂（辛丑破紅頭賊壬寅擊走胡人納哈出癸卯却逐僞王塔帖木恭愍特倚益重累官至侍相○詳見高麗史及 健元陵神道碑文北道陵殿誌）

太祖爲諸軍事時還 德陵于赤池坪中圓峰上（峯高三十五步

許圖九十步許四面沮洳人未易通行於其葬也中國人來相之 太祖使雒吉州按撫察理使李原景往視之其鎭撫白忠信言原景曰此必有子孫興王者原景止之曰汝勿復言〕詳見龍飛御天歌及北道 陵殿誌○洪武戊辰韓山君李穡述全州李氏墳墓記以爲千戶公墓在斡東倉今隸開元路云則遷 陵是戊辰以後事 安陵亦遷于 德陵北四里許見陵殿誌 及即位

封 陵立碑前面有穆祖德陵四字後面有洪武二十八年二月日立石十一字后陵則前面有孝妃安陵四字後面與德陵同〕詳見北道陵殿誌

太宗庚寅因野人亂遷 二陵于咸興府見龍飛御天歌

英祖己巳因道臣申啓有仍舊碑設閣之命詳見北道陵殿誌

正祖丁未命竪碑于赤池濱御製紀績銘曰式至今妥玆

營窟我

先后之仁也尙能興雲興雨永賴我宅圖之民耶（以上赤池古蹟）

太祖年十七以价江亭長往禦蒙靑毒於匡城（卽慶興古號）是行得佟豆蘭於价江之山大谷中與之偕來贊成功業後賜姓李氏（詳見北道陵殿誌）价江在穩城豆滿江北云（靑海伯世家云今穩城柔遠派水○以上价江古蹟）

按 國內四嶽七瀆之萃靈皆白頭元氣之向陽分支者也惟豆滿之瀆在白頭傍近地爲

聖朝最初發祥之源故考厥古蹟則

穆祖當高麗通元之日北入茲土仕爲南京五千戶掌印之官監治奚關等城而其肇基則東林幹東之陶穴

陵谷也後世之赤烏望德赤池价江歷歷可徵則豆滿全局無一非幽岐之疆土而著蹟者八處半在江右半在江左然江左不幸爲野人之侵占通國臣民擧目傷情南文忠公九萬巡北望幹東有詩曰　王跡舊基爲異域欲傾東海洗腥膻李文簡公鼎輔觀察時所　啓曰赤池赤烏龍堂撫堡之間

列聖遺蹟在在流傳不可使泯沒請別撰碑陰以壽其傳然則撰碑壽傳事係重大故古來江右之蹟累登於儒疏　筵奏或施或未施而江左少無聞焉噫江左四處旣列於鍾穩源興相近之越濱又是白頭土門以南而

便同異域何哉天運幸環使我
聖祖赤子扶携入居繼以分界之審勘有年矣賤臣承
命視察邊務收籍各墾之願氓爲數萬戶而多讀書明
農能知有

先王之樂土仰　舊陵則宛如含淚之宋圖向古城則豈
無同袍之秦詩其在沿江撫諭之道倍切感衷適値
聖上繼天紀元節於慶源舘叅賀禮于郡庭首尋龍堂瞻
聖基神廟以至慶興望幹東而還鍾城竊伏念我韓
祖宗發祥之地昭著江左實不隷於淸國所定之界內而
此獨見奪彼忍强占不啻兩國和好之渝盟似是天下

公議之一欠故茲敢按證

白頭舊疆攷

高麗史曰成宗癸巳契丹遣蕭遜寧將兵侵高麗聲言欲復高句麗舊地王欲送大臣詣丹營議和侍郎徐熙請自往遜寧索還高句麗舊地熙曰我國卽高句麗之舊地故號高麗何以謂還遜辭氣慷慨遜寧知不可屈遂許和而退又曰睿宗丁亥遣尹瓘吳延寵率兵擊東女眞拓地定界築九城英州雄州福州咸州宜州吉州公嶮鎮平戎鎮通泰鎮

尹瓘使兵馬鈴轄林彥記于英州廳壁曰東至于大海西北介于蓋馬山南接于定長二州山川之秀麗土地

之膏腴可以居吾民而本高句麗之所有也其古碑遺跡尙有存焉高句麗失之於前今上得之於後豈非天歟詳見本記

古孔州一云匡州後人掘地得銅印其文曰匡州防御之印本高句麗舊地高麗尹瓘設砦爲公險鎭內防禦所詳見輿地勝覽及北關誌慶源沿革

○以上內公險本蹟

自會寧高嶺鎭渡豆滿江踰古羅耳歷吾童站英哥站至蘇下江江濱有公險鎭古基南鄰貝州探州北接堅州詳見輿地勝覽會寧古蹟○北關誌曰按高麗史地理誌公險鎭睿宗二年築城置鎭爲防禦使築山城直一云孔州一云匡州一云在先春嶺東南白頭山東北一云在蘇下江邊今旣以慶源爲孔州則先春嶺東

南白頭山東北蘇下江邊者爲是然未可考又地理誌通泰平戎宗寧眞陽等鎭皆睿宗三年築城四年撤城還女眞其地今亦未可考也○以上外公險本蹟

先春嶺在會寧之豆滿江北七百里尹瓘拓地至此城公險鎭遂立碑於嶺上刻曰高麗之境碑之四面有書皆爲胡人剗去詳見輿地勝覽及北關誌會寧古跡○李修山先春嶺記曰貝州探州堅州此三州似是濛海及遼金古邑名以東史考之三韓之際曷思王所居曷思水者疑今蘇下江也南京在鍾城府江北近地元志曰開元府西南曰寧遠縣又西南曰南京又南曰哈蘭府哈蘭今咸興也開元古挹婁勿吉也開元三萬亦扶餘古國而今屬寧古塔之境扶餘檀君之裔而挹婁勿吉皆其部落其地之係朝鮮無疑矣盖高麗界極於先春嶺而南京巨陽皆在境內○以上先春嶺古蹟

自慶源府渡江至縣城北九十里山上有石城名曰於

羅孫站其北三十里有扈乙孫站其北六十里有留善站其東北七十里有土城古基卽巨陽城內有兩石柱古懸鍾處城乃高麗尹瓘所築詳見輿地勝覽及北關誌慶源古跡○李翰林詩註云縣城北二日程有麗塔乃高句麗時限城界者俗云劒沒界塔○以上巨陽城古蹟

吉林通誌曰高麗以北地名別十八華言乃五國城也又曰五國城古稱五國頭城以地據五國總路之首得名後世沿訛但云五國城五國者遼史營衛志謂剖阿里國盆奴里國奥里米國越里篤國越里吉國設節度使領之屬黃龍府乾隆中副都統綽克托築作都護城掘得宋徽宗所書鷹軸用紫檀匣盛瘞千餘年墨跡如新又獲古瓷數十件并得碑碣錄徽宗晚年日記尚可得其崖略云於天會十三年寄跡於

此業經數載始知五國城即此地也）以上五國城古蹟

按白頭舊疆蓋自箕氏之世而沿革之誌不可得以詳也高句麗盛時西限遼東地北繞黑水部山之三面皆爲其有及唐滅麗之日畢白山以東之城以與新羅羅之威力不足於北故句麗餘種乘虛守之竟爲渤海國五季之際渤海亡於契丹新羅讓于高麗麗太祖與契丹限混同江而守之（詳見綱目訓義）睿宗之言曰女眞本高句麗之部落聚居于蓋馬山東世承其職受我祖宗恩澤深矣（詳見英州廳壁記）麗人指白頭山以下至劒山通稱蓋馬則舊疆可想然女眞之亂遂有尹吳兩將九城之役而

先春界碑既定故至今尋蹟則內公險外公險名同而二鎭先蘇下後松花名異而一江其曰公險鎭蘇下江邊先春嶺的無疑也或以巨陽爲近於先春者無乃訛傳耶吉林通誌之五國城交界葢指麗祖所限而彼久不忘自證舊疆今著在淸國之掌故也況高麗之號實仍高句麗之舊而我 朝繼主高麗封疆五百餘年天下常稱之曰高麗麗之界皆我之界也雖盡復句麗舊地義無不可而麗之先春在其內我之土門又在其內大抵土門下流接於松花而今伯都訥城乃松花以北之地則城南山川不甚遠證麗限而本是我韓之有也

故據古撮要以俟博考

太祖朝寶鑑丁丑實錄曰高麗安邊以北多爲女眞所占政令不能及焉睿宗遣將深入剋捷有功建置城邑然尋復失之 上卽位以後聲教遠被民始得安生樂業田野日闢生齒日繁野人酋長皆服事 潛邸東征西伐靡不從焉 上卽位量授萬戶千戶之職使李豆蘭招安女眞被髮之俗盡襲冠帶改禽獸之行習禮義之敎與國人相婚嫁服役納賦同於編戶且耻役於酋長皆願爲氓自孔州迤北至于甲山設邑置鎭以治民事建學以訓經書文武之政畢擧延袤千里皆入版籍江外殊俗爭相慕義或

親來朝或遣子弟或請受爵命或徙內地所畜之馬若產
良駒皆不自有爭來獻之近江而居者有與國人爭訟則
官辨其曲直或因之或笞之莫敢有怨又於邊將畋獵之
時皆願屬三軍獲獸則納官犯律則受罰與國人無異又
曰以奉化伯鄭道傳爲東北面都宣撫巡察使畫定郡縣
地界且許以便宜從事
權文忠公近送慶源都兵馬使辛有定序曰　國家受
命奄有大東以復高麗東北之舊疆惟孔州最僻而遙
元季之衰鞠爲荆棘我
太上王肇造鴻業追王四代謚高祖爲

穆王以其山陵在茲陞州爲慶源府招輯遺氓以爲巨鎭黃文景公景源述靑海伯李襄烈公之蘭神道碑曰以叅贊門下府事充都兵馬使鎭朔方風諭女眞而綏來之女眞皆願爲國民盡襲冠帶由長白抵訓春江千餘里入於版圖公之功也

按白頭之疆隨世而變矣高麗九城旋失於女眞女眞歸于蒙元及元衰麗氏收復地廣人稀若其設邑止於吉州而已我　朝開國之七年遣李襄烈公列置城鎭慶源界東至訓春江源鏡城界西至長白山脊所謂孔州迤北今豆滿左右上下之地也當日版圖之入千里

有餘故江外山川著在輿地勝覽及北關誌矣會寧江外之公險鎭先春嶺鍾城江外之南京慶源江外之巨陽城縣城坪訓春江也春山慶興江外之南羅耳浦匹段灘沙伊山眞珠池等處

太宗之世因野人梗化幷慶源於鏡城遂虛其地

世宗朝志切復舊先設六鎭慶源富寧會寧鍾城穩城慶興夫野人中國之所不能制以金忠愍公宗瑞之策姑慮邊患退守豆滿之險久俟苗格

肅宗朝益圖恢復新設茂山府管以白頭東南主脉淸國適定土門東限蓋淸之君臣灼知我國初疆而然也噫彼識源者强諱沿流者仍居徒有定界之名竟無復疆

之實顧昔兩邊之勢韓受淸制其强弱衆寡殆同鄒楚之不敵且開市討索臨境恐喝頻年不絕珠玉皮幣交鄰有道奚暇發復土之論哉玆敢畧舉 國初載籍以補考證

白頭圖本攷

肅宗朝御製題白頭山圖曰繪素觀猶壯登山氣若何雲霄誰謂遠星斗定應摩巔有深深水流爲浩浩河向時爭界處從此自消磨

定界時軍官李義復記事曰康熙五十一年壬辰五月接伴使朴權觀察使李善溥會虛項嶺議曰兩國定界

何等重事而皆老病日侵艱辛到此此貲難徒步惶悚無
地淹留天坪南北關守令不爲不多可送者萬戶李義
復趙台相也老臣雖未往以此兩員換伴烏喇總管穆
克登往審定界云云故伴護淸使行至白山留憩所仍
宿日出後仰觀則白山前有金星一小山諺傳可次峰
也留憩所則沮洳之地只有樹無花長僅數尺間或有
泉如小池過此而杉樺壽容所謂朴達木亂撲人面艱
行五六里有中川俗稱王流洞川也始見朱土峰下山
涉行六七里到設柵處望見白山西邊岡巒雪消露脊
東邊巷谷斑雪頹落穿林攀崖登臨詳審則白頭亥壬

爲坐巳丙爲前俯瞰大澤神龍屈伸碧浪空打甫多會
長白等山低小若一眉坎癸方彼地山寅甲方六鎭山
皆入眼中土門江水流入丑寅方所見爲八十里之遠
混同江出於大澤流坎癸方兩山壁立遠望如門細察
坐地前有四峰亦無一草沙白礫黑相雜內明堂長廣
幾爲十里外明堂稍低於內明堂百餘仞而四顧彼我
地皆是平坂延袤數百里眼界宏豁局勢有度搽石攀
枝而下則白山一脉平地發落庚兌過峽復以丑艮寅
屈曲發踪爲小白頭山還宿蘆田行二十餘里到土門
江邊水廣可三十餘步白沙平鋪流痕浪藉沿行五六

里谷轉深而巖多且有流水復登左邊德上行四五里
漸有陞高之勢自北邊下山乃土門江源湧出處而流
二三里復入地中隱流三十餘里復湧出而始成大川
其上無水處或濶或狹山高谷深界限分明此乃天所
以限南北也分水嶺峽廣三十步許右邊未坤左邊寅
甲俱有界谷而左偏山下平地微突上有巖石以此仍
作巃臺淸使留此多日周覽分水之形勢勒石爲記依
巃鑿石而立顧謂我人曰爾國得地頗廣云

按白山地圖舊必有本而 御製詩實因定界時圖本
題下也今其全本雖不可見惟李義復記事蓋當日躬

履目覩中出來亦一按圖之據也夫白山屹然爲大東喬嶽正北有白巖上角其南五里許有兵使巖其南十餘里曰桃凡伊側只其西回數十里曰摩天隅北回數十里爲小項又東北回數十里層巖高起與白巖對立周可百餘里中有大澤如鐺耳㨾溢出于北者曰天上水

御詩所題浩浩河也兵使巖前一枝麓正東落十里許而其初落一里許隱脉向南爲分水嶺卽定界碑立處也癸未經畧使探界圖本乙酉勘界使圖本丁酉觀察使圖本已亥查界派員圖本合四件隨時模傳各據所見若新圖邊北舊疆則從土門之流窮至松花黑

龍入海處統載韓淸俄三國所居部曲之在其南者別成一本然後庶幾觀盡北局千萬重江山矣玆敢附著竊俟來考

白頭碑記攷

肅宗朝壬辰定界碑

高逾尺二尺餘廣一尺餘額題大淸二大字橫書正面九行一行八字二行十二字三行十字四行三字五行十一字六七行十字八九行八字皆正書石質靑頭背左右琢而不磨本無坐臺鑿巖而立以大石塡後在白頭山大澤東下十里許

大淸烏喇總管穆克登奉旨查邊至此審視西爲鴨綠東爲土門故於分水嶺上勒石爲記右額題及一二三四行

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筆帖式蘇爾昌通官二哥右五六行

朝鮮軍官李義復趙台相差使官許樑朴道常通官金應

瀗金慶門右八九行

烏喇總管穆克登先遣筆帖式三人馳啓于清帝曰本

年四月二十九日離厚州江三十里有朝鮮國王所遣

接伴使朴權咸鏡道觀察使李善溥來接三十日渡江

騎朝鮮馬循其北鄙行二百餘里至惠山朝鮮國王又

遣戶曹叅議來排宴床情念欵洽禮貌甚恭此皆感皇

上之恩敬大國之使從惠山起身至劒川道溝以朝鮮

二使臣年老率重馱同副使一人一路往茂山去臣一路減行粮約騎從只帶朝鮮微官數員登白頭山觀池水西爲鴨綠東爲土門遂於分水嶺上立石爲記北流之水未知何向云是烏龍江也循土門江而下今方觀察事完囘京云云

金評事璿述鏡城元師臺碑閣記曰不佞奉 旨北土于愁州溫平遂間其暇日躋不咸之頂以望先春烏喇之界鄆讙陽關之田殆周千里烏虖詩有之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余仰天而噫喟然而息烏喇總管穆克登之來定界也巡按而下稱疾不會惟土校

若而人從朴道常與焉是豈殺人盈城殺人盈野而後失之哉坐而喪之而不知所以喪之也又不足與論於感國也慷慨唶唶殆怒髮之將衝冠也淸人之來聲言取發祥之地是誠不可以口舌爭然周禮天子祭五嶽漢武帝時魯獻泰山五嶽在固不害於諸侯之國也若以周漢之禮詰之彼必樂而聽之不幸爭而不見從彼必謂秦有人焉不猶愈於坐而喪之而不知所以喪之也歟道常有劄記云人如飛人馬如飛馬蓋如僬僥之見長人震栗碎易而不暇自飾也烏虖然爾則尹文肅公其夫人也已矣方金虜之席卷天下也其勢豈下於

滿人哉然按甲長驅斥地數千莫右與誰何者悲夫彼獨何人哉

(按)白頭山上古無定碑只以山麓江泒爲界高麗時立定界碑於先春嶺卽白山戌亥方一枝迤東列麓於松花江北濱者也我　朝疆土人民乃麗氏之舊有故每以先春標北界之銅柱矣萬曆年間淸人起自建州而松花以北亦其基本康熙壬辰聲言覈發祥之地命穆克登審白頭定界夫兩國天作之限以山麓而無蹤先春嶺以江泒而莫若大澤北流之水矣界以此嶺此水則彼所謂發祥恐屬我疆故穆克登指其北流曰未知

何向遂尋白山東麓別名曰分水嶺任意自斷勒石著記噫我國重臣老㤼自蹲只付微官備員傍觀無一口苦爭坐失我東方千年先春之舊限志士公憤禁自不得觀於後來金評事元帥臺閣記槩可想矣今北流之水姑雖未論土門之分乃是素定也近年談辦彼强指豆滿爲土門蓋土門之定昔屈於肆然號令之勢尙蹙我疆况當此公法交好之世又欲蹙土門之南而苟無明白查勘則又以滋後人之惑矣茲附辦說以俟通考

北輿要選下

探界公文攷

聖上壬午冬淸吉林將軍行文我國云遵旨令刷還土門江以西以北佔墾之朝鮮貧民癸未四月又自敦化縣告示鍾城會寧兩邑越邊使民歸回淨盡於是邊民始知敦化縣之誤認豆滿爲土門乃往審白頭山立碑處碑東連置石堆木柵石堆土堆爲限下有土門兩崖對立如門非石而土其下有水發源另作別派此水之合流處江崖路絕不能沿流而歸鍾城穩城會寧茂山四邑邊民合訴于鍾城府使李正來曰竊念敦化縣今乃

新設界限之從某至某未及明審故有指豆滿以北爲
土門以北矣考諸上國咨文與吉林札飭有以土門爲
界又曰佔墾之地在土門江以北以西矣未嘗言及於
豆滿以北土門則在分水嶺查審定界處豆滿則源出
本國界內非上國之所知也上國之或稱土門或稱圖
們皆有所由土門者分界處土門也圖們者慶源以下
入海處也本國通稱由本國界內發源至入海處爲豆
滿故稱圖們者乃本國豆滿之譯音相殊者也今指豆
滿以北爲土門以北者乃入居土門以南之上國流民
見本國民之春耕秋歸以過江爲禁因認爲佔畊而誣

告敦化縣至有告示而使之歸回淨盡也請以此意照會于敦化縣俾卽查界歸正云云（詳見本狀）是時西北經畧魚允中在慶源聞其事遂遣鍾城人金禹軾刻期往探定界碑于分水嶺卽五月十五日也（金禹軾探界路程記曰十五天明雲暗雨霽朝後風作捲止果若神助康熙光緒之月日又是符合暫謄碑文攀登上角掛領巖椚越下視大澤浩若大海北邊有酒鐥樣濫退者謂之天上水水落空中百千丈而流黑龍江之源也自澤中有峯若一浮雲上升散鎖峯巒不分咫尺回風轉石暫時放鐵忙忙回下轉倒相扶初更到于昨宿處翌晩勵精更上自立碑處看審定界表則碑東邊仍築三磊濕處一馬連樹木林露半尺餘浦壑始圻大開艮卯間而木林盡處浦東邊種種築石者十餘里其下往往屯石十五里石盡往往土屯於樹木間六十餘里而止十七日從土屯處而下則浦水隱漏爲沲不乾浦三十餘里隱水更出次次成川）二十九日禹軾還報經畧

使六月朔日陪到鍾城經畧使令禹軾再探分界之源以鍾城出身吳元貞伴送又甘結于茂山府定刊碑人鄉任李琮呂出身權興祚也十八日至立碑處刊出遂尋土門分界之源流金禹軾探界日記日十四日到豎峯下霖雨始作至十八日天明止而未快朝後上立碑處五人各以雨衫荷環抱碑僅刊入張全不成樣爲風雨所驅而下翌日氣勢如昨又往刋二十張西踰大角峯自石屯尾從土屯出土門下來泡石浦八十餘里北宿以上乾川近百里以下次次成川長流而大廿一日從派下往六十餘里西渡土門江止宿杉木浦廿二日北行五里東渡土門江北踰長山端挾嶺東行八十餘里止宿於石陵之三江合口原流土門江而二水源出北甑山西流者黃水北流者黃口嶺水三江會此北流入於黑龍江沿無陸路但由水待合氷往來吉林云廿三日自此東行八十里廿四日東北間行七十里廿五日北行七十里止宿北甑山西峽廿六日北行四十餘里上北甑山周幾百餘里山如人蹲

東南出二大川合正南流二百餘里入於豆滿江稱曰兀口江也西南出二大川入於土門江北出東流者害難江西落大脉直翻西北雖欲望遠樹木深邃未可快見卽回山下止宿廿七日東北間出百里長谷南折平野此所謂青山也廿八日西登高山對望下畔嶺一大江水源出嶺底清人稱日坪下通水古傳分界江似是也自此江之源距土門江界隔嶺不通而此江下合於夾心子丁寧無疑故更東向害難坪 七月朔日還會寧告竣于經畧使經畧使使鍾城府使照會于敦化縣曰查中外界限向以土門爲界本國只知豆滿之外更有土門江別派按有故地圖爲據實未曾往泝流今此列邑民人私往窮源歸以爲告不可遽以民人私言爲憑乃派弁往審白頭山分水嶺搨得康熙朝穆總管碑記踏審土門源流果與民人所告相符另爲別

泒濱江皆懸崖陡壁乃至黄口嶺而還繪有新圖與舊地圖較閱則土門江與分界江間有不相屬處曾以爲疑今此遣人踏勘又如此本職於疆域圖誌未曾詳悉且貴縣則開荒建署未久宜查實勘定一遵康熙朝所劃疆界請煩貴縣泒人約同先審白頭山定界碑知土門發源之處繼而查明界限辦別疆土爲妥茲據民人所呈幷將土門江分界江以南舊圖移摸一本新圖一本白頭山分水嶺定界碑墨搨一本賫送查照商辦可也經畧使亦以是歲還 朝筵奏故邊民日望舊界之勘定

按分水定界之後我國未有能窮土門之源流以復本
壃而清人之勢方强土門以南城鎭仍舊不撤只於上
流之南岸或有其國之逃民潛處者則每行刷還矣咸
豐末俄人竊土門下流以南沿海閒曠地割據開墾我
國民因歉入居由是邊禁漸弛繼以淸民之佔墾於上
流南岸亦多爲主反禁我民過江近地之結幕墾種顧
昔日定界之公法安在哉所以有癸未探界之本末故
今選大要于此以備叅考

勘界公文攷

聖上乙酉秋以安邊府使李重夏爲勘界使審勘土門地

界九月二十七日勘界使與從事官趙昌植到會寧府淸國派員德玉琿春副都統衙門派員邊務交涉承辦處事務賈元桂護理招墾邊荒事務秦瑛吉林派員督理商務委員等連日來會三十日及十月朔日兩次談辦多所爭執初三日發行及到茂山地豆滿江合三源之處淸國派員專欲查勘正流勘界使以爲先勘碑界後審江源屢回卞論乃定三路分進之議十五日從事官趙昌植隨員李堂燮會寧居折衝金禹軾鍾城人見上同琿春派員德玉往勘紅湍水源隨員吳元貞鍾城人見上同中國繪圖官廉榮往勘西豆水源勘界使與按撫中軍崔斗衡隨員崔五吉穩城居前五衛將權興祚茂山人見上同中

國派員秦瑛賈元桂沿紅土山水源直向白頭山晝夜間關尋立碑處荒崖陡壁亂木叢林間關前進僅至二百里程而山川險阻風雪交加中路暮宿賈元桂惡其查碑欲令勘界使窘困自退深夜催行積雪沒脛天地晦冥許多人馬幾乎濱危忽然東南開霽[illegible]朝日初升始尋立碑計其夜程則六十里搨出碑文與派員各持一本東西水源土石堆形一一指證仍爲下山而趙昌植勘至虛項嶺衝雪僅回西豆水勘員次第來會至二十七日齊到茂山勘界使具由馳啓曰伏念勘界一事以定界碑形便言之碑在大澤南麓十里許而碑之西邊數步地有溝壑爲鴨綠江之源碑之東邊數步地有溝壑爲土門江之源連設石堆土堆九十里堆高數尺堆上

林木自生已有老而拱者明是當年標限而至大角峰尾中間溝形忽窄土岸對立如門者指此也豆滿江上流衆水發源中最近於封堆者是紅土山水源而横隔漫坡相距已爲四五十里之遠以土門上下形便言之碑東乾川東迤百餘里始出水東北流轉而北入松花江松花江卽黑龍江上源之一泒也吉林寧古等地皆在其中中國派員以爲中國朝鮮交界本以圖們江爲界總署禮部奏議亦云查勘圖們江舊址而今此碑東之溝是松花江上流與東爲土門之義不符轉多疑貳之說臣以爲下流雖入於松花江而標限之碑堆旣如

彼土門之形便又如此過不接於豆滿上流則我國之人只認以土門定界而已初無一毫欺隱故苦口力卞而彼則專欲以圖們江正源定界臣則惟以碑堆之界爲證兩相葛藤彼此矛盾故另成繪本歸報朝廷之意十餘日商議始成草本照會公閱然後更寫正本而其繪圖官畫法精細至以劃井間而標里數開輪圖而辨方位多日費工乃成完本山水形址不至甚爽紅湍水形便則距西邊鴨綠之支流相距爲七十五里與立碑處南北距爲一百三十里西豆水亞流則至于吉州地方而與立碑處南北相距爲四五百里則與碑文之東

爲土門初無相關處處指證一一卞論足以劈破其疑
中國派員又以碑界江源與中國圖誌不合終不釋疑
數朔相持竟無指定之道故各持碑文一本圖繪一本
而給本則互相鈐印另行照會乃於十一月三十日自
會寧府彼此還歸邊界形便聞見事實畧綴數條附臣
愚見別具一件并以碑文一本圖繪一本及照會謄抄
一卷談草一卷上送于承政院以爲 乙覽之地臣與
從事官臣趙昌植仍卽復路緣由馳 啓云云至丁亥
再勘而事未歸正

按此兩國界限水以分之碑以定之然水流於荒漠之

間寶非曲曲易尋之地碑立於高遠之上亦無時時登覽之人故彼雖識源常不厭其界之跨外我難覓源自不覺其界之蹙內至于癸未幸得分水之眞源探界旣詳竟有乙酉兩對之查勘是其公共道理也于時談辦足以破彼此積疑一百七十餘年界限一朝分明而勘界使 啓本尤爲國史之來徵故今選大要于此以備叅考

察界公文攷

大皇帝光武元年丁酉秋咸鏡北道觀察使趙存禹按節到府考據探界勘界兩蹟採察形勢精成圖本附以談

辦凡五條一曰白頭山分水嶺形便 白頭山朝鮮之祖宗也正東落一枝麓分爲南北而其平處立定界碑故曰分水嶺碑西有巨壑西挾白山東挾分水嶺卽鴨綠江發源處也碑東有濕溝南挾大角峯北挾[illegible]後山兩岸土壁如門樣數十里故曰土門也自碑東石堆爲數十里土堆爲五十里堆上樹木已爲拱抱而堆止處水出卽杉浦也自杉浦以至于北甑山西邊陵口黃口水大沙墟小沙墟九等墟各洞水合流三百餘里至兩兩溝入于松花江

二曰北甑山下畔嶺分界江長引江亢口江形便 自白山分水嶺來脉東落三百餘里爲北甑山甑山之南有水名曰亢口江正南流二百餘里至茂山三下入于豆滿江甑山之東又有一派水名曰長引江蓋分水嶺土門江東流三百餘里過甑山入于松花江土門以東甑山以南之爲我地的確無疑而况甑山以東水與西北間水東流入于豆江而源流只隔下畔嶺則如入字樣以此論之某山某水皆爲我分水嶺所從來也故下畔嶺以西清國地名曰邊裏又有分界江長引江之間山名帽子山地名亭加土向於開市數百年來清官與商賈自鐘

城撤歸也貨物輸送皆使我民駄至於此九十里曰朝鮮地界至此而止亦豈非明驗耶**三曰豆滿江形便**豆滿江則源出於長山嶺滙而與分水嶺立碑處相距爲九十餘里源不接於土門江也**四曰居民情形**自茂山越邊長或百餘里數十里廣或數三十里五六十里東北界至穩城界六百里之地韓民移入者已過數萬戶皆爲淸人之壓制淸人不滿韓人百分之一也薙髮易服亦不滿百分之一地此輩佔墾始知我地而入居終爲彼地則不得已一時計活祖先墳墓在此父子兄弟各分兩國者衆多不一忘故土每以定界如日之望焉**五曰兩次勘界辨說**始自壬午我人過江佔墾而癸未經畧使魚允中使人探訪白山定界碑遂奏 天陛按撫使趙秉稷具由啓聞乙酉勘界使李重夏與淸國派員秦瑛德玉賈元桂爭執而彼曰土門圖們均是一水我以土門圖們明是二水次次看審一一指證則彼曰古人之誤錯未決妥辦丁亥又爲勘界定界不得者矛盾勢殊强弱不敵之致也然此此地開曠數百餘年兩國互相禁止淸人發差焚卡驅以刷還我人或入則依律梟首禁而禁斷矣近來淸不禁止我亦不禁雜處起墾

主客懸殊傭賃無異豈無寃抑之甚乎末乃辨之曰右項諸條已著白山與土門分界之別而今此查公法會通第二百八十三章曰兩國於某處荒地占居部落而辨界未定若無江河山嶺爲限則應於居中劃界此則土門分水之界限分明第二百九十五章曰兩國以江河爲界其中洲嶼若無條約明言必歸相近之國管轄如適在水之中央則均分爲是此則條約明言昭載於碑而又曰兩國毗連理應會同查定疆界明白繪圖貼說以杜日後疑端可也追此文明開化之世按圖辨方勘碑勘江不外乎此觀風觀俗願耕願立亦不外乎此雖寸土尺地無至

見失則羣黎百姓若逢回甦之秋而咸戴其功矣特舉一二次談辨於各國公領正其境界則晉楚不能加鄭吳蜀不復爭荊耳

乙酉勘界之時兩國一場眼同舌爭則有碑於地分之水嶺而東西已定有源於天作之土門而南北自限故人跡易通雖尋常行路猶能往往看審物情難抑雖庸愚坐談皆可歷歷指證苟順其勢而經紀之則舊界之復特轉移間事耳丁亥以後論邊務者有所未遑延至十年之久抑時之未及也然此交界實係咸北宜化之內採察形便其與談辨於各國公領者必爲時務之

急先故今選大要于此以備參考

查界公文攷

大皇帝光武二年戊戌秋咸鏡北道鍾城居民吳三甲前五衛將等以白頭山澤下定界碑事跡分界豆滿兩江之間地未勘事越墾民失籍事上言事見本文伏承批旨令政府稟處已亥春三甲等申訴內部內部大臣李乾夏發訓于咸北觀察府觀察使李鍾觀以慶源郡守朴逸憲定查界派員送本府主事金應龍偕往審勘四月十六日陰三月初七日起程先審分界江源至白頭山立碑處而歸

派員前往于分界江㴠流究源則源出於下畔嶺合于
小地名土門子水而至二百餘里夾心子流於穩城於

伊後水會處確非原定界限土門之下流也由此轉轉跋涉南過長引江歷青山平崗四道溝廣坪等地二百餘里之遠到茂山郡距定界碑處三百五十里也風餐露宿涉險攀危歷勘豆滿江源抵得白頭分水嶺上果有一青質石碑兀然特立坐北向南字劃分明五月十五日陰四月初六日查界派員報于觀察府曰碑之東西分水溝壑完如八字㨾故以指南針審驗方位則西之鴨綠之溝東之土門之溝確鑿無疑毫不差爽碑堆之去豆滿上源洽為九十餘里之遠而初不接於土門發源則指豆滿謂土門苟說不得者也自碑址從東溝而下間三四寸步許往往築石堆延至二十里許大角峰自此築土堆如山迤東至七十里堆合為一百八十餘屯堆上之木自生自老皆已

拱抱築土之中間有土壁如門樣數十里許故旣得土門之名此是亘萬古不易之界也標限如彼的確則何必捨此土門之眞源而止論於北甑山下畔嶺源出之水乎碑東土門之源歷石堆土堆至杉浦水始出迤至于北甑山之西陵口黃口水大沙墟小沙墟九等墟兩兩溝等處流于五六百里之許與松花江幷合東至于黑龍江入于海土門江之自上源至下流入海以東固是界限內地而我國則初慮邊釁嚴禁流民遂虛其地故淸國謂之已彊先爲占居至有割讓俄人千餘里之地視之當年定界土門之限不容若是而㝵定之界限

尙未妥勘民生以之受困邊案從又滋案揆以交際定

屬未協迨此兩國和好定約之日我疆我理又所不已

也揔之此界之申明舊限有關乎韓淸俄三國互相先

期聲明三國各派妥員會同先勘白山之定界碑白土

門之源順流至于入海處歷歷踏勘公眼繪圖彼此援

照各國通行之法例公平妥決則界限自可分明邊釁

無由滋生矣不但本國邊民之安揷乃已實是三國和

誼之友睦豈非亞洲東隅之一大幸乎今於承訓査界

之行只自下畔嶺以下至白頭山定界碑堆形便與豆

滿江上源一一踏勘繪圖至若碑堆土門江下流入海

之處道路險悠不可以數三箇月遍勘故未及躬查該土門下流之界不能仔細圖形故地界繪圖定界碑本各一件粘付而界地情形可據事蹟左開報告云云左開六條一曰白頭山分水嶺土門江形便畧曰白頭山大澤三面皆塞北流謂之天上水此松花江之源山之一枝麓東落句有爲分水嶺嶺脊有定界碑嶺之正東正西有溝壑西爲鴨綠東爲土門土門江合于松花江至黑龍江而入海今於勘碑查界之場碑記之東爲土門四字寔爲兩國公判之符也二曰豆滿江土門江二水之辨畧曰現考關北誌云古人謂皇巾以上稱於伊後江以下謂之豆滿江即今穩城鍾城接界也茂山會寧鍾城三邑之江實爲漁潤江而即於伊後江之變稱初無豆滿之名灼然可知安得爲土門之轉音乎叚使漁潤豆滿早得土門之名與分水嶺發源之土門大相不同明是二土門不可以一水論也三曰分界江非土門江下

流之辨畧曰下畔嶺發源之水或稱塼[illegible]哈達河或稱分界江無乃古人之指此爲土門江下流而源得分界之名乎蓋分水嶺發源之土門江東流三百餘里過北甑山轉入松花江則分界土門二源自可辨矣

四曰關北誌事蹟五曰古老傳說六曰邊界事情畧曰現今

自豆滿江一帶距土門江下流以內地面長寬假量爲數千里我民之所居者無慮幾十萬戶該土之開荒拓地專賴我民之力前清俄民則不還是我民十分之一我民初因荐歉而越墾資生竟被壓制之困離親戚棄墳墓是豈本性哉且髯匪熾盛傷命搶財之弊比比有之皆遑遑若不保朝夕今於查界所經處男婦老少往往擁環馬首泣說困苦只望劃界安接之澤此皆我先王赤子也如不拯救之急必將填壑乃已與言及此寧不矜恤竊惟民心亦天意也尋劃舊界安接流民豈不應天與人乎 謹按公法會通第二百九十六章載明兩國毗連理應會同查定疆界明白圖繪貼說以杜日後疑端等語當年穆克登之奉旨查邊也兩國會同立石築堆明白查定載於圖誌則鴨綠土門之限有何疑端乎且二百九十七章載明兩國若以山嶺爲界而無

條款指明由麓由頂則水自山頂而下人之居者亦必順水而下故必以山頂爲界等語然則白山下東西分水天然之限確定指明於碑界也且二百八十三章載明兩國於其處荒地占居部落而疆界未定者若無江河山嶺爲限則應於居中劃界等說若使當日無江河山嶺之標限應有劃界之論而況已定界限內之一尺寸王土幾千萬我民肯讓他邦之管轄壓制哉此誠千古臣民有志之所共慨然故敢附愚見如是恐未知處分之如何同月二十五日陰四月十六日觀察使報于內部大臣曰該派員之查界已是纖悉而大抵區域定界必以山嶺脊闊江流川派爲限者自古不易之典故舜之肇十有二州封山濬川禹分九州奠高山大川此是定規也今我界白頭山之西鴨綠東土門是亦天限非人力所爲也清國總管穆克登查邊定界立碑於土門江發源

處分水嶺上以土門江南北定爲韓淸兩界之限此亦遵古今之規也前勘界使李重夏以分水嶺定界碑土門江確證詰辨事竟未就我國臣民迄今痛恨何幸天人符應兩界確定時所可明證者卽是分水嶺土門江而乃前日已定之界也淸員秦瑛談辨時以紅湍水西豆水爲界者當初穆克登無立碑界限之表則從何指證且我民入居者爲幾萬戶彼民不過幾千戶彼以先占之勢壓制我民驅使賤役我民雖或薙髮其本心則皆願爲我國之氓天意可驗於民心邊情形便若是惟在兩查處辦定界碑文一度邊界地圖一本堅封捺印

以府主事金應龍定派員上送玆以報告云云

按北伯察界之談辦草定而適有邊民之籲 天遵

朝令查界則派員踵前曲察尤加詳焉其報云韓淸俄

三國會同勘碑自土門之源順流至于入海處歷歷踏

勘公眼繪圖彼此援照各國通行之法例公平妥決則

界限自可分明此眞確論也噫土門以南之疆非不分

明而淸不還我自割與俄計在姑息而俄求無已至召

庚子之禍三國混處局勢紛紛所查之界何時定乎今

選大要于此以備叅考

跋

昔舜肇十有二州封山濬川禹分九州奠高山大川此職方氏輿地圖之始也蓋非山川則無以分疆域之限無輿誌則不得考山川之蹟此輿地家之務要也顧今北遊我韓坤倪而高麗時立定界碑於先春嶺標北界之銅柱松花以北皆我舊疆之內也至清康熙壬辰以虎威之勢烏喇總管穆克登擅斷勒石於白頭山以土門爲韓淸之界使我疆埸內蹙而因循越占今又欲蹙土門之南此千古志士之長歎而北輿要選之所由作也光武六年壬寅夏李範允懍奉 聖勅與予偕往墾

北撫諭白山下荒溠之寓民十數萬口復入我版籍噫
玆土定　先聖肇基發祥之萃而蹟著史誌者迨充棟
今頗散逸未整其要誠方輿之一欠翌年癸卯春將欲
博蒐北蹟選其要而付剞劂廣壽於寰宇之內是役焉
採摭釐正者關北眞儒慶源金魯奎也其門人龍堂崔
相敏金塘吳在英補寫左右之亦有心人也此書出使
天下公眼君子取閱博議則我舊疆山川之從某至某
可指掌而淸鄰强占之匪今斯今抑有嘖舌矣嗚呼窮
則必變人事也無往不復天道也安保今日之恃强凌
弱而龜陰汶陽不將還於魯也姑據古撮要以俟他日

天下之公議云爾

光武七年癸卯暮春北墾島修約委員李秉純謹書